

一 抗商奇的谋杀案

## 内 容 说 明

一桩涉及到三条人命的谋杀案。既不是财杀，也不是仇杀，更不是情杀。

一个自称是凶手的人来到公安局投案自首，只痛哭失声要求偿命，但说不出作案的动机。

凶手杀死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妻子。

这个妻子曾经投水自杀，是被凶手救起来送到医院才保住性命的。他们一直深深地相爱着。……

妻子的肚子里怀着一个孩子，这也是凶手热烈喜欢的。

凶手还在二十年前杀死了另一个亲人……

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责任编辑：陈玉玲

### 一桩离奇的谋杀案

---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115,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 插页2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1—26,000册

---

ISBN 7-80030-085-4/I·51

定价(压膜)2.30元

“叮铃……叮铃……”

过厅里的电话铃声响了，我正趴在写字台上“爬格子”，这种时候是最不愿意接电话的。

我装成没有听见，继续写稿子。

“叮铃……叮铃……”

电话铃声继续响着。我心里有些纳闷，为什么家里其他的人不接电话呢？当我看到手表的时针已经指向十一点时，才明白他们都已经睡觉了。

“叮铃……叮铃……”

我硬着头皮去接电话，自言自语地说：“这么晚还来电话？”

“喂，是老杨同志的家吗？”

“是的。”

“请问，老杨同志在家吗？”

“你是哪里？”

“我是公安局。”

“我就是老杨，有什么事吗？”

“我是预审科的大郭，局长指示我们及时向您提供创

作素材。”

“谢谢。”

“现在我手上有一个刚刚整理出来的案子，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来看看。”

“什么案子呢？”我想这个大郭是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嗯，是个谋杀案，涉及到三条人命。”

“是个恶性案件？”

“也可以说是吧。不过，既不是财杀，也不是仇杀，更不是情杀。”

“那是……”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电话里更说不清楚。您有兴趣吗？”听得出，大郭是很有兴趣的。

“当然。”

“这个案子完全可以写一出戏。我是个外行，说得不一定对。”

“不，你也是个观众，可能比我更客观。什么时候可以看材料。”

“您忙吗？”

“非常之忙。”

“材料马上转检察院，要看必须尽快看。”

“那我先把手里的活儿放一放吧。”

“这样最好。而且，这个材料只能到局里来看。”

“什么时候？”

“明天吧。”

“具体时间？”

“一上班我就在办公室等您。”

“那太感谢了。明天见！”

“明天见！”

不知道为什么，我放下电话以后，心里便忐忑不安起来。第一，那天在市政协的会上，偶然遇到了公安局长，在饭桌上随便谈起了写戏需要素材的事，万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认真；第二，还从来没有进公安局去看过材料里对我来说一直是个相当神圣的地方，这次将要进这座“迷宫”；第三，这是一个刚刚发生而，又不是财杀、仇杀和情杀，那到底是疑又增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为了集中精力应付明天的看材料，去，准备好圆珠笔和笔记本，以及小型便吃上两片安定，躺在床上睡觉了。

已经躺下一个多小时还是睡不着。没办法，只好抽烟。一根护嘴里有点儿苦味，嘴唇有点儿要经历一件大事的时候，就是所谓预感的激动吧。

人家都说我们剧

## 2

第二天一大早，还没有等到闹钟响我就起了床。

虽然时间还早，但是一切都是在快节奏中进行的。穿衣服、漱口、洗脸、吃方便面……不到半个小时，我便走出家门。

出街门以后才发现，一轮旭日刚刚从东方升起，晨风带来丝丝凉意，金灿灿的阳光照在身上又显得有点温暖。整个城市充满了一种金色的雾，楼房、树木以至行道树都镶了一道耀眼的金边儿，好象来到了童话的世界。可是只欣赏了片刻，不敢久留，便骑着车匆匆地奔驰而去。

来到市中心广场东侧的大街上，一幢六层的楼，装饰豪华，警察守卫，楼门的正上方挂着一面巨大的国旗，显得庄严、雄伟，使人肃然起敬。

走进楼房的传达室，这里是传达室。

电话与预审科的大郭联

“对。我叫杨默。”

“我是预审科的郭厚基。”

当大郭用他那只有力的手握着我的手的时候，我才来得及观察了一下：这人有一米八的高个儿，黑墨似的头发，浓眉大眼，显得格外英俊和健美。如果他要是不穿警服的话，我会误认为他是一个体操运动员。不知道为什么，一见面我便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

“请您随我来吧。”大郭把我从接待室的后门领了出来。

“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和大郭并排向办公大楼走着。

“您甭客气。”大郭笑着说，“局长让我跟您打个招呼，他今天要到市里开会，就不奉陪了。”

“用不着，用不着。这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大郭好象没有听见我的话：“今天由我负责接待，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出来。”

“一定，一定的。”

我们边说边走，很快就来到了大楼四层大郭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有两间房子那么大，摆着六张办公桌，除了多几个文件柜以外，似乎与一般机关的办公室区别不十分明显。

大郭把我让坐在一张办公桌前，转身去取茶杯准备沏茶，我忙从手提包里取出了用罐头瓶做的茶缸，里边已经

放好了茶叶。大郭笑了笑，拿起暖壶将开水倒进了茶缸。然后，也为自己倒上了一杯白开水。

“抓紧时间，现在就开始看材料吧？”

“可以。”大郭从文件柜里拿出一个卷宗，里边有记录本和日记本。“这是预审记录。”

我接过来记录本，足有一寸厚，沉甸甸的。

“这还有一本日记，是重要的旁证。”

我又接过一本美术日记，袖珍式的，象是为女人所用。

“这两份材料您可以互相补充着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问我。我是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

“那你……”

“今天专门抽出来陪您。”

“真有点儿不好意思。”

“这也是我们应当做的。”大郭在对面的办公桌前坐下来。

我掏出了香烟，让给大郭一根，自己点着了一根。然后，从手提包里取出了圆珠笔、笔记本和老花镜。

我抽了一口烟，定了定神，戴上老花镜，看着那本预审记录。心想：人生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今天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充满着不道德和罪恶，然而，难道不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内容吗？

我歉意地看了大郭一眼，他的眼睛一亮好象懂了我的意思，忙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其它文件也看了起来。

我这才稍稍心安了一些，也翻开了预审记录的第一页。

### 3

×年×月×日。

上午8时至8时15分。

预审员：郭厚基。

被审人：黄建国。

记录员：江虹。

〔一个中等个儿，身体瘦弱的中年男子坐在墙边的方凳上。他穿着一身不大讲究，也不大合身的蓝花呢西服，上边出现了许多褶皱和污点，显得很不够整洁。一头过长的黑发中夹杂着一些过早出现的银丝，清秀的脸又白又黄没有一点血色，完全是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在那副普通的秀郎近视眼镜后面，是一双失去了光泽的眼睛，此刻正痴呆呆地看着自己那两只搭在一起的、同样白得可怕的手。〕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神经质地全身抖动了一下，声音很微弱，似乎只能自己听到）黄建国。

问：你的年龄？大一点声儿。

答：（提高了声音）37岁。

问：你的籍贯？

答：河北深县。

问：你的职业？

答：区图书馆管理员。

问：你的文化程度？

答：初中毕业。

问：你的住址？

答：新兴里18号。

〔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他的头好象一直在微微地摇摆着。不知道是深深的内疚所致，也不知道是多少有些烦躁不安。他一直没有抬起头来，正眼看看预审员。他回答问题的声音仍然很低。〕

问：你为什么来投案自首？

〔他第一次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预审员，突然愣住了。〕

问：你为什么来投案自首？

答：（额头上一下子出现了黄豆大的汗珠儿）我……

问：你怎么样？

答：（又停了一下，嘴角在抽搐）我……我杀了人。

问：你杀了什么人？

答：（声音更小）我的爱人。

问：她叫什么名字？大一点声儿！

答：刘媛。

问：她的年龄？

答：30岁。

问：她的籍贯？

答：天津人。

问：她的职业？

答：原来是准备出国的留学生，现在是中华贸易开发公司的英语翻译。

问：她的文化程度？

答：大学本科毕业。

问：她的住址？

答：新兴里18号。

〔他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流着汗。尽管天气并不热，但是他额头上的汗珠儿在不停地往下掉，已经打湿了西服上衣的前襟。他还有些口吃，仿佛回答关于刘媛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非常艰难的。〕

问：你是用什么手段杀人致死的？

答：（脸色变得焦黄，显然心里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汗水已经淌满了脸和脖子）我给她服了大量的心得安。

问：再说一遍。

答：（声音略微提高了一点）我给她服了大量的心得安。

问：现在交待你的杀人动机。

〔他又猛然看了一眼预审员，然后马上低下头来，两只搭在一起的手用力搓动着，不停地搓动着，仿佛要回答的问题就在手心里，只有经过搓动才能冒出来似的。……〕

问：你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答：（继续搓动着手，摇头，连连摇头）……

问：听见了没有？

答：（继续搓动着手，点头，连连点头）……

问：回答问题？

〔他的两只手心已经搓红了，仍然在继续搓着。汗水也已经湿透了他的内衣，从没有系着扣子的西服上衣看去，浅咖啡色的衬衫变成了褐色，紧紧地贴在前胸上。显然，话就在他的嘴边，不是不敢说，而是不愿意说。因为说出来意味着，他的灵魂将再遭受一次鞭打，一次无情的鞭打。这几天他的灵魂在不断地遭受着鞭打，已再经受不住了。〕

问：再问一遍，你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他的头仍然没有抬起来，两只手停止了搓动，眼睛里涌满了泪水。他站起来又坐下，站起来又坐下。〕

问：难道你是无缘无故就杀死了刘媛的吗？说话嘛！

〔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那声音好大，是男子汉的痛哭，有点儿象牛吼。他的眼泪和鼻涕在一起往下掉着。他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不管眼泪，也不管鼻涕，仿佛这样放声地哭一哭，心里会多少好受一些。〕

问：为什么不回答问题？

答：（哽咽地回答，声音是嘶哑的）借债的还钱，杀人的偿命。对不对？

问：当然。

答：那就快点儿让我死了吧。我该死，我早就该死了！

问：案情都不清楚，怎么能结案？也更谈不上判决。

答：清楚，清楚。（站了起来，大声喊着）我杀死的刘媛，我应该给她偿命。她可不是自杀。不是，绝对不是！……

问：坐下。

答：（坐了下来，一直睁大眼睛紧紧地盯着预审员）刘媛可不是自杀，确实不是自杀！

问：这我知道。你冷静一点儿好不好？

答：（好象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渐渐停止了哭泣，用手背擦着眼泪和鼻涕）……

问：要好好回答问题。

答：（点点头，露出了一双红润的泪眼，那眼睛里闪着羞愧难忍的目光）我爱刘媛，我真的爱刘媛。

问：你一直爱她？

答：一直，一直。

问：也包括杀她的时候吗？

答：包括，包括。

问：她干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答：（又站了起来，大声喊着）不，是我对不起她！我实在是对不起她啊！

问：那么，你杀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他再次控制不住地声泪俱下，并且一下子跪在

了预审员的面前，一边磕着头一边不停地说着。】

答：求求您了，行行好。让我死了吧！让我死了吧！我是  
罪有应得啊！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问：先把他带走。

（注：本次预审因黄建国大哭不止，不能回答问题，  
不得不暂时停止。）

## 4

“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办？”我抬起头来，迫不及待地  
地问。

大郭几乎连想也没有想：“耐心，耐心，再耐心。”

大郭的脸上出现了十分严肃的表情，显得要比实际年  
龄成熟得多。他停了一下，摆弄着手上的火柴盒：“一个  
人犯了罪，特别是犯了杀人这种严重的罪行，他的心里必  
然失去平衡。”

我觉得大郭的话很有道理，急忙打开笔记本，提起笔  
来记着要点。

“用不着记，这是我随便说的。”大郭看着我手里的  
笔和本。

“不，我很感兴趣，请接着讲下去。”

大郭乌黑的眼睛闪了闪，捕捉着刚才被打断的话头：

“刚才说到了一个人犯罪必然失去心理平衡，但是来投案自首又表明他在极力寻求着新的心理平衡。一个人长时期的心理倾斜是无论如何也活不下去的。”

我完全赞同地点点头。心想：可不能小看这个小伙子，还是蛮有头脑的嘛。也许是他的工作岗位太磨练人了。

“达到心理平衡的办法很多，坦诚地述说出心底的隐秘是一个好办法。现在他正处于心理失去平衡与新的心理平衡之间的徘徊当中，因此，交待罪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所以，你并没有逼得很紧？”

“要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也是出于对一个人人性的信任和尊重。”

我忍不住地停下笔，再次抬起头来观察着大郭，仿佛觉得那张虽然只有两道又细又浅的抬头纹的脸，突然变得老练了许多。

“看来，你学过心理学？”

“学过，不过，学得不怎么样。”大郭竟然有些脸红了。

“什么时候学的呢？”

“警校。”

“你上过警校？”

“刚毕业了两年。”

“噢，是这样。”

大郭把手上的火柴盒放在一边，又拿起了文件。

“您接着看吧，下边就该交待罪行了。”

“好，好。”

## 5

我喝了一口茶，又点着一根香烟，舒了口气，打开了笔记本。

我长期以来有这样一个习惯，那就是当遇到比较有审美价值的素材时，便以类似“戏剧场面”那样记录下来。有人把这叫做“粗加工”，也有人把这叫做“半成品”。不管怎么说，对我将来翻阅和使用素材是很有好处的。当然，我的这个办法不一定也不可能适于任何一个剧作家。

下边就是经过一些艺术处理的，黄建国的一次预审记录，即“戏剧场面”。

一年零三个月以前的一个秋天。

北风起了，树叶黄了，可楼房里还没有给暖气，说冷还不大冷，说不冷又确实冷了，是北京最难熬的日子。

一天清晨。

黄建国在东直门外坐上公共汽车，来到了密云水库的溪翁庄大坝。

黄建国独自一人沿着石阶爬上了大坝的坝顶，又沿着

石阶下到水库的小石码头上。

每年夏天，图书馆几乎都要组织职工来这儿玩几天。黄建国对这儿很熟悉。他从小石码头下去游过泳，并且知道这儿的水深足有二三十米。

西北风刮得挺大，又加上是在水库边上，风就显得更大了。

小石码头上沾水的地方，已经结上了薄薄的一层冰。

冷冷清清的，一个人也没有。

黄建国找了一块干净的石台阶坐下，用风衣挡着，点着了一支香烟，拼命地抽着。

眼前是一片黑绿黑绿的水，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地往岸上涌。黄建国的心里也掀起不平静的波澜来。

黄建国坐了足足有一个来小时，抽了十几支香烟。

突然，黄建国站了起来，把香烟扔掉，下台阶往水边上走去。

这时背后传来了很急的脚步声。

黄建国停住脚，回头看，原来是一个穿着紫红色的皮夹克，留着披肩发，眉清目秀，只涂了淡妆的年轻女人。

那女人也看见了黄建国，有点儿意外，同样停住了脚。仿佛犹豫了一下，又继续下台阶，一直走到了最底层。

黄建国用手推了推架在鼻子上的近视眼镜，这才看清了那女人的面目：一张眼睛、鼻子和嘴都挤在一块儿的娃娃脸，看上去也就是二十七八岁的模样。此人个子不